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九月乙亥朔

帝崩，時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一日卯時

頒遺詔曰，朕以眇躬，嗣登大寶，夙夜祗懼，罔敢寧居，於凡用人行政，遵明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彌留，定數未移，考終何憾，但念朕紹承洪緒，筑疾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纘述，端屬後賢，皇長子　茂質英資，克荷神器，宜登嗣皇帝位，其恪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政安民、朝講一遵典制、冠婚擇吉、
發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內外文武
百執事之臣、尚懷隱痛、同心協贊、永保基圖、朕從
皇考在天之靈、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
月、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宗室親郡王、藩屏
寄重、不可輙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按三司官員、地方攸
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
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詔諭中外、咸使聞知、
文書房傳出
皇長子令吉、

大行皇帝合行喪禮着該部會同翰林院計議從優厚具

孚喪禮

儀來看又傳

報計

皇長子令旨你們會同內閣查舊規報訃各宗室又傳

免命婦哭臨

皇長子令旨命婦免哭臨并祭禮部知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說與兵部并京營提督官揀選官軍于

守衛

皇城京城各門嚴謹守衛又傳

皇長子令旨司禮太監崔忠看正陽等十六門并

巡城

皇城四門掌司巡城點軍與同張榮協同管事該衙門知

道又傳

皇長子令旨

陵地

大行皇帝崩逝、未造陵寢、着司禮監同內閣禮部堂上官會同欽天監前去天壽山相擇來說、

禮部欽奉

冊封

聖諭、擇初六日冊封　皇貴妃李氏、奉令旨、着該監照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工部奉皇長子令旨、

停工

皇考崩逝、所有皇極門殿、幷翊坤宮等處工程、俱暫行停止、特諭、

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畢、即請叩見
皇長子、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長子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長子出 乾清宮門外至文華殿先叩慟
皇長子、即正
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奉
令京倒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
聞、
二日丙子、順天督學御史盧謙奏正士習

嚴言師長之教不可不嚴提調之職不可不重可謂格論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上啓恭惟

殿下暫居慈寧已十日　登極自當移駐　乾清宮矣從

此宮闈嚴邃外廷迥隔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何能自遂所恃

先帝在日而諭臣等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

之責臣等曷勝慶幸第

殿下方在冲年正血氣未定之時前此朝夕

先帝防護自爾嚴密臣等　可以無虞今不幸

先帝賓天矣在選侍雖有　撫愛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且

有人臣之職

殿下年齡漸茂婚禮未成蛾眉粉黛時溷目前萬一防護稍疎所關匪細語曰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臣等願

殿下為　宗社自愛更願撫愛

殿下者亦當惓惓念及此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仁智殿　選侍李氏或可移駐後殿使一切宮嬪盡行隨入一以奉

先帝几筵之香火一以肅

先帝閨闥之儀範萬一此地不可居則近乾清之別宮亦無不可者伏祈

殿下傳諭司禮監轉聞于　選侍諫臣等一念之忠悃而

忻然允從庶臣等私憂乃可釋然而愛護
殿下者始爲眞愛護受
先帝付託者始爲終付託而社稷靈長之慶實此基之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餘妃嬪雖以次進御遇有大故
即當移置別殿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歷代相傳未之
或改今
大行皇帝賓天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

正宮、而
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例乖舛、名分倒置
臣竊惑之、且聞李氏侍
先皇、無脫簪雞鳴之德、侍
殿下又無撫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
聖躬者、且 殿下春秋十六、齡長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
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又況睿
智方開、正宜不見可欲、而何必託于婦人女子之手乎、故
在
先皇時、屢請名封而不許、抑

大皇大妃之請亦許在殯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于

先皇則俯錫之名尙可行于

殿下則尊聞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倘及今不早決斷將

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后之禍將見于今臣誠有不

忍言者矣望

殿下收回 遺命仍令守 選侍之職或念

先皇遺愛姑與以名號速令移置別殿

殿下仍回乾淸宮中守喪次而成大禮庶宮禁淸而名位

正 宗社之靈實式憑之矣

二日丁丑添設雲南都司

首發李可灼罪狀

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啓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奏

令吉另議具奏，

御史王安舜奏曰

先帝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　臨御，儼然步履數次，召

見藹然辭色，諸臣方日祈

天永命，願以身代，病雖經旬，未應迅速，乃突聞有

賓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爲庶劑

精核治理
訣之堅鑿
處圓手也

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信也忽接邸報奉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先帝之脉雄壯浮大此三焦火動面唇赤紫滿面火升食
粥煩燥此滿腹火結宜清不宜助明矣紅鉛乃婦人經水
陰中之陽純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虛火燥熱之症幾何而
不速之逝乎然醫有精有不精尚可藉口臣獨恨其膽之
大也以堂堂之
聖體而敢以方外下吏不參衆論自神其術此其膽真可
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

是非人行 控

竊效

此醫更不見有人矣然此猶就其妖術而論也臣聞其先倡爲妖言精如子平五星合以奇門遁甲人之夭壽貴賤無能逃者橫口不根之談令人厭聽此等妖人重則當罪以妖術惑人之罪輕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我

殿下須以賞格眾醫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竊謂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人見其

于

先帝初崩之日揭揚徘慈私竊危之而不知其線索已斷通矣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爲謬猶可言也以其爲善而薦言之不可言也夫使賞

之不須臣已不能無言況見其何物小臣恩典與大臣等臣益不能默默矣天下自有不可掩之耳目臣今日不言則此人名播京師自謂術能動

九廟日後妖言妖術所誣世道惑人心者將不知所底臣亦知机關已成言之無補公論之臣不足以辱白簡但事有關係直欲留此一段清議足使天下亦能窺其微而有所不敢動耳奉

今旨李可灼

先帝病革之時具本進藥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必聚人而亏介者處之右誅諸察文昇者尤從寬于惝渙一疏

御史鄭宗周奏曰項崔文昇包藏禍心用藥不慎
大行皇帝明哲寬仁履位僅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
怨恫中外臣民無不痛心疾首恨不即食其肉而磔其骨
此其罪彌天尚可一日緩誅俾奸人復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哉且非獨自今日文昇始也往歲張差之變
排鏟　禁門幾釀不測之禍
殿下豈不親見當年情節乎豈不明知有今日乎祇以
皇祖優容未盡厥罪故文昇今日尤而效之其所由來漸
矣伏乞
殿下即將文昇令下三法司嚴鞫是否故誤有無謀使若

不使諸奸寔眼

屬有意速應處究以消不韙即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
九廟若當事大臣受
兩朝顧命之義當主少國疑之時尚不極力担承明言正
法果何以報
先帝而忠　殿下乎臣非謂訴一文昇遂足以申
國憲而消逆萌彰恐張差之後因有文昇今文昇尚然不
問將新人得志又何所忌而不爲也臣竊爲
殿下危之痛之用是瀝膽泣血誓不忍今日與此賊俱生
惟願
殿下大奮乾斷防患未萌更願二三大臣盡心調護保安

宗社臣即觸犯雷霆亦不避也奉
令旨 先帝自在青宮宿疾未痊又因連值大喪哀思勞
悴以致前疾增劇崔文昇專管醫藥全未奏效其進藥日
期及藥方有無錯悮着司禮監查明奏處
四日戊寅御史郭如楚奏曰恭惟
大行皇帝聰明仁孝數日唐虞不幸倏爾
賓天升遐之日士民哀號考妣之慟無間遠近
殿下以沖齡之質膺此重任一應禮儀所賴二三大臣詳
議恪守而日來多有可議者如 李氏以進御舊愛徼加
封之

明旨、爲臣子者、似宜將順然而

皇祖之山陵未襄

大行皇帝之梓宮初殯、

殿下將登大寶、典禮叢集、指揮不遑、床笫私恩、何忍徧急

非科臣李若珪、與臣同官左光斗皆言之、閣部執持、斷當

緩議、無容復贅、至于初二日開讀

遺詔、雖指揮鄭重、旣兩閱日矣、非有倚馬刻燭之忙也、宜

詔之時、東班文臣、當齊濟從事、西班則僅僅數人、諸臣怠

慢、咎無可諉、然亦當事周章遲滯、以致班次寥寥、其大率

有如此、又如初三日戍服、千官鵠立、旣愴愴共哀慕、復凛

禀其肅雍，而由寅達辰，杳無贊理之聲，細詢其故，始知閣臣等內殿禮畢，而思善門橋南諸臣若無所事者，大臣禁近即當先入行禮，尚宜出外領班，同成禮而後退，若謂內有內成服之禮，外有外成服之禮，是共一大禮而分為二禮，若謂大臣有大臣之哭臨，諸臣有諸臣之哭臨，是共一王臣而分為二臣也。前此未之有聞，且班中九卿科道多係禁近之重侍從之親，豈其弁髦視之。向非鴻臚補贊，中侍傳出幾不得終事。其決裂有如此也。又如欽賞諸臣中及李可灼，可灼進藥，未必非一念愛主，惟是醫道精微，自度無洞垣之識，不可試也。先知有膏肓之急，不可諱也，奈

何赤丸之投不效白雲之乘遽升可灼宜席藁待罪而煌煌金幣冐然拜承意謂兩朝顧命遭此殊恩父應貴郎亦將同賞濫施如此又可令衆庶見乎種種舛錯職非不知言之無及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願二三大臣加之意耳昔張居正之相神宗顯皇帝也亦爲幼冲登極太阿在握材力咸靈可以噓氣成雷移山入芥然一時貞臣志士慷慨上書至于拼七尺以如薺濵九死而不悔者卅竟衆怒難犯防川必決身名毀敗所不足惜而國體人情所傷多矣故職願大臣之熟計之也

文選司主事臣維祺啓曰竊惟

先帝嗣登寶位甫閱月矣而發帑撤稅用賢錄弃恤刑矜

罔種種善政日不絕書乃忽一朝

上賓大小臣工以及輿臺皂隸無不悲悼擗踴孺慕殷摯

是

殿下億萬世治安之基

先皇啓之也中外臣民皆欲

殿下早正大位以慶　帝眷頃臣隨諸臣後于　慈慶宮

門舞拜山呼儼

天顏于咫尺諸臣觀

殿下粹潤之姿岐嶷之容俱手額稱慶以我　君有子社稷之福也雖擇吉具儀奉有令諭而人心激切瞻仰神龍不可久虛當事諸臣自有老成長慮無煩瀆奏矣惟是

殿下一身是

二祖列宗之所託脉。

先帝之所鍾慈。而百官萬民遐邇華夷之所仰望者也起居宜慎問誰翼護飲食宜節問誰祝膳左右不得嚬笑于傍問誰匡肅侍御不得雜進于前問誰防閑閣院大臣此際必費苦心　九廟之靈實式憑之天下有常有變有經有權則輪番入直宜于宮門近地每日同科道等朝夕問

慰凡所以開其心而定其志安之於而前之消者無慮不到無敢忽寧過計勿常格寧預圖無姑待而

殿下尤宜不時召見商推大體顧問政事宋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諸臣之入直

殿下之召見非獨備訶護扶亦以廣

聖聰也至于親近內侍急擇老成忠謹者四五人各以姓名達之中外俾曉然知以重厥任第不得干預政事即當受

先帝付託以保護

殿下者更宜倍加維持而益篤恪靜一切用人行政小者由閣票擬大者覿面商確與情必協中旨必愼益防者不于著而于微杜者不于成而于漸嗟乎

仁聖中道崩殂日來中外率疑進御無節陰觸有自雖悠悠之口未足盡憑而臣民抱終天之恨恐不獨一御藥房之崔文昇也秉國鈞者必有以處矣猶有說焉寺丞李可灼進藥罔效雖原心之無他亦何功之可錄不問已矣乃從而賚之文昇不誅可灼蒙賞賞罰無章 國無法矣

選侍之封蒙 青另議具奏仰見

殿下愼重至意或郎

先帝從鄭養性收回成命之意即職堂官周嘉謨等本中移宮之語誠爲篤論

登極在邇移之此其時矣職于今日惟願早嗣

大寶愼加調護乘輿無輕動一步女侍無雜進一人雖小事必由外擬嚬笑不以假人更望稍節哀痛以迓

皇天之眷以慰

先帝之託以答天下之心是日也百官悲痛之誠翌歲之忱憂危之思人有同心職情倍切職心倍苦用敢入議倘以臣爲小臣也是何足以知

國家大計者而姑置之臣滋懼矣

五日己卯兵科楊漣上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殿下即日登極用洽輿情而遲迴愼重必待擇吉者固以
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慮乃人言 宮中有
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
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 宗廟神靈所託畀之
身輕付之不可信之選侍手故力請
殿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職等之私願忠乎

殿下者也、
祖宗之宗社為重宮幃之恩寵為輕九卿科道具公疏處
臣復有專號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為
殿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之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既
稔聞之矣今諸臣靜俟五日、 登極已定明日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東宮之禮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逗處
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為非法今又奉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號延豈真欲中外之 共主遜避一
宮嬪乎況言紛紛具謂李進忠劉遜劉進忠等擅開寶庫

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取

累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

乎、 貴妃虛名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

上新綸以今日

天地神明之共主即我

皇祖與 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

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此大不敬語也天下其孰

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嬪而悍然敢撓
明旨以據之臣謂
殿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　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
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
勅令　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傳之內廷俾遵
天語即是吉祥不得藉口擇日立刻移入一別殿養老自
便是守禮安分
殿下之恩禮或當日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亦當念
三朝豢養之恩有以效忠于

先帝之子孫無謂

殿下幼年尚方三尺不足畏也至于閣部大臣既當粤轄

宜矢公慎擇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俾以丹誠開之報主今日

侍起居一切美色玩好不使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清明精

神强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蓋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祗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

不離乾清宮左右雖天啓

先帝聖鑒隨即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痼醫藥之所以亂投

人言籍籍至今抱痛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耶

選侍亦當退遠嫌疑當年鄭貴妃女得幸從來外邊猶得傳之無得多生修厥可矣此移宮一事臣言之在今日

殿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為姑聽之說亦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

殿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而後

殿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然但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從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于諸大臣作一牛馬走其間哉

臣待罪諫垣茫無短長祗以論奸豎崔文昇深防名封凌

逼之漸蒙

先帝得隨大臣後與聞　顧命此誠千古殊遇雖捐摩頂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茲者銀幣之　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頒賚義宜祇承而中閣拜命之餘感愧交集特申諸臣善美之請以效涓涘萬一之報總之臣從閣部大臣面承

先帝之命止知守　先帝之命

祖宗必不可挪移之典章愛

殿下以正始必不可遜避之名位且亦以成　先帝之寵嬪于禮順情安也若有不思尊

天子而曲狥怙寵之宮人此無禮于君之徒　九廟之靈

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塡集握筆泣流不勝哀懷之至

選侍移居于　仁壽殿

改元泰昌

禮科李若珪奏曰切惟

殿下明日登極登極之詔卽定年號之日前

先帝登極之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顯先朝臣皆知

今上登極止半日耳其用何者兩字爲元年也擬正否

已發　欽點否臣等皆不知禮部亦不知此等大事禮

部決當會議請升亦當與聞姑且勿論惟是

先帝非但踐祚踰月而善政遍滿已足千秋大業豈使

年號之不存昔建文紀年號至今人心不平堂堂

明朝豈又有此大關大誤臣有一得之愚啓之

殿下商之同朝詔除明年正月初一日爲我

殿下紀元今年自八月初一

先帝登極之日以至十二月終斷宜借之

此議與李[illegible]同

先帝，俱稱泰昌元年年月日，萬曆年號斷自今年七月終止，則是
先帝之年號，既不虧萬曆之實數，又不礙
殿下明年之稱元，實至便也。造曆在即，時刻難緩，懇祈
令諭內閣部，即速令議上。請如果臣言不謬，仍
諭該部傳示內外臣民，自今以至年終，凡上疏及文書等項，俱稱泰昌元年　月日。

御史張潑捌曰：嗟乎，改元事至今日而始議之，晚矣。
先帝八月登極，以明年爲泰昌，不忘
皇祖也。今　上九月　登極，以明年爲天啓，不忘
先帝乎。以臣見謂當于即位之始，會議妥當，頒詔天下曰：
皇考年號既頒，朕不忍以即位遽易，其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再踰年，始改爲天啓，在
先帝不忍忘
皇祖，在今　上亦不忍忘
先帝，事亡如生，其志一，其事同，斯不亦父子之孝，先後一轍，毫無可議哉。乃天啓元年之詔，已頒而泰昌改元之議，未起明年，當天啓已[illegible][illegible]行，今年當萬曆，遂無泰昌。嗟

此議不必
改

吟思慕賴之何所古來須唐太宗者必曰貞觀頌仁宗
者必曰慶曆恭政績零星難紀者談樂道者率以年繫
畫之
先帝即位一日惟貌畫罷帑金大賚大條誥光耳目赤
備即貞觀慶曆不多讓焉若紀元事乃不紀年世遠言
湮得無以中主視之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爲泰昌以
明年正月爲天啓畢竟于
先帝不遽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于不安如也求其近
似者以之若欲存泰昌之號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
崩于義不恐恐臣子愛君不敢爲令
上作此過舉也古來未有當年而改元者亦未有踰年
而不改元者亦未有踰月而喪兩君者變出不常禮當
義起
先帝情之所安處即天下人情之所安處也然言此于
今日亦自是贊議奉旨會議于心不安不敢雷同故
抄出與天下人共商之謹揭
御史黄士彥議曰稱元之義其義皆于易而法備于春
秋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大哉乾元統天之義也于
能爲仁于時爲春四時備而後稱年故春秋隱公書元
年春王正月解者謂人君即位其體元以居故不言

未年于月也夫去嗣君定位于初喪而改元必于踰年
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于年若中歲改元使
先君不得畢其數嗣君不得正其初于義為不經以事
言之
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勝書其為共主明矣而
登極之詔稱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實未嘗改元也今
先帝晏駕除月矣臣子乃追而改之如八月可改為泰
昌則九月應改為天啓矣于事為不信或以失紀泰昌
年號為慮則
先帝時雖未久大位已正固
九廟一代之宗也修史者自書某宗皇帝于某年月日
即位詔以明年為某元年所行某事善政某日崩未及
改元修史之體若此誰能隱之
歷朝諸帝嗣位俱以明年改元于禮為最得
光帝之以明年改元是也而臣下乃欲于其崩後改之
是以過樂遊
先帝耳且必定于
皇上又以過樂遊
皇上也天下為世自有知禮者議禮諸臣誰實任受過
乎或以孝于尊親為毅大人子之心無盡而事勢偶值

此議當存泰昌

其弱亦人子之無可奈何者且于稱廟稱爲宗于改元亦不沒其實矣若禮不宜改而改之爲過于未嘗改而改之爲誣于人子之心亦未有得也或以事不得已不妙通其權爲解夫權所以濟變也不以權則變不能濟故聖人有化裁之妙非于理不通而強爲者也今改泰昌之號于事無所加不改泰昌之號于事無所關正宜以常禮爲御耳安用反經而不合于道者之爲是乎再月而三易重事誠書史所鮮聞而爾斷古今不變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改泰昌元年臣切以爲非是謹議

御史左光斗議曰年號一事前已具小揭略陳其槩今奉旨會議宜再有言以申前說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也泰昌之年號何爲而議也曰爲泰昌之崩而存之非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爲其存與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爲改崩而不忍斬削之爲存也故今日之議兩言決之曰天啓之議泰昌非泰昌之議萬曆也泰昌之議萬曆則不宜改而天啓之議泰昌則當存也若使泰昌

晏駕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詔未宣而泰昌之曆已頒可以無今日之議惟詔已頒矣曆已改

矣天啓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無安頓于是追思
先帝之懿美竟不得不曲全
先帝之年號而紛紛之議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
天下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今一月中
而萬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
始將不稱宗乎不稱廟乎稱宗稱廟有廟號而無年號
乎將孫稱
祖號弟襲兄年如建文景泰以叔任兄弟之事行于父
子之間乎以親以世無一可者臣切以為非理也泰昌
之于萬曆猶天啓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親則存之
天啓獨忍于其親則削之是陷
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其父猶之不孝也
急欲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
皇上之孝是議者之過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
亦因億萬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復何待哉生為一世
之君沒不得享一月之號仰既不能紹之父俯又不能
得之于子則泰昌在天之靈必不安孝子之不足以增
已之有餘則萬曆在天之靈亦必不安
皇祖皇考之靈不安而謂
皇上之心能安乎臣竊以為非情矣夫千古禮法史書

之宗無知紫陽議則存萬曆而并存泰昌綱目通鑑可
書具在一覽可得勿庸聚訟爲矣嗟乎差乎迄七踰年
不改元之非尤甚于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
先帝不忍改元之是而又不聯
皇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是在二
三大臣主持之力耳謹議
遼史曰年號是紀時事帝號是論君德紀年有無于君
何與而辨議盈廷乎凡章奏書冊中紀年年號何常僅
頭可以想矣諸
疏中士彥爲得
黃說據禮之經諸議於時勢難處之中求其所以
妥人心合天理之一綫禮隨義起豈其然者乎

六日庚辰

帝即位

七日辛巳

上命查九月初一日起初六日臨

駕值宿文武諸臣姓名、

八日壬午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自輔臣方從哲秉成以來、

國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聽驀竄之主張、傷殘殆盡、

紀綱法度、惟私情之徇、此、頹廢無章、臣切痛之恨之、拜

命之初、欲特疏糾參、以

先皇祖上賓、中外惶惶、政本之地、不宜閒無一人、故隱忍

至今、

皇上當此非常之變、纘承大統、自能親賢遠奸、副

先帝惓惓為堯舜之君之意、乃庸回比周之元兇不誅、無

以成時雍風動之治、有如奸相方從哲者可容一日總天

下大政乎臣請歷其罪爲

皇上縱言之獨相七年妒賢嫉國罪一驕蹇無禮大悞哭蹄罪二挺擊　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督厮送全師罪八徇情罔上爲鉉貽羞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有此十罪已不容于堯舜之世而况其無君之罪又有秦檜盧杞所不忍爲者乎　鄭貴妃包藏禍心　宮中以困

皇祖有所牽制而不肯發

先帝有所顧忌而不忍言　封后之舉

先帝蓋有深意滿朝臣子于
九廟之傍倡義執爭從哲兩可其間一揭僅爾塞責假非
先帝神明英斷從科臣之言明示輟止階之爲禍何可恐
言是從哲狗平日之交遊而忘
宗社之隱禍也無君當誅者一　李選侍原爲　鄭氏私
人麗色藏劍
先帝未正且以內線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諱爲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及受劉遜
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爲　貴妃封妃不得
又欲占住于乾清至初九移宮是視　登極爲兒戲而

天子可以護宮人也從哲何心滅絶人臣禮至此是無
天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下洩剝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臣先言之臺臣追論之心痛而聲急乃是臣子迫
切至情從哲又何心而代擬出脫耶以君父之性命作私
交情分律之趙盾不討賊許世子不嘗藥又何辭于弑君
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二事倉惶諸臣憤不容已求從
哲一面冀共回心易慮稍稍照管
君國而從哲偃卧東閣不知應也詳講授兒之禮以拒衆
議而實則密與諸奸另作商量耳止知有承奉　貴妃不
知有

宗社遠憂知有逢迎　遴係不知有
天子名位知有結納崔文昇不知有君其罪上通于天臣
若懼禍不言聽從皆據得爲之表裏奸臣自爲計得矣如
宗廟社稷何書曰除惡務本去奸勿疑詩曰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是在
皇上深思早爲之計決養癰之勢在今日也
上曰言官論事當平心詳審豈得以風聞臆度輕詆大臣
有傷國體元輔已有旨留了
九日癸未御史倪應春獻萬世治安策曰恭惟
先皇帝以仁孝智勇之資當正位凝命之日朝野生色雖

王大之議非主上之所宜也

堯舜何以加焉未幾升遐普天同戚莫不瞻雲就日之忱

非聚而圖報于

陛下臣日隨諸臣後仰見我

皇上鳳表龍姿翱翔天際、登極之晨天清日霽欣然萬

里中外加額以爲太平

天子臣遭遇

聖明敢不以懃欵欵之忠謹以最關切者爲

皇上陳之一曰保身

皇上之一身　上帝之所歆饗　九廟之所憑依

神宗顯皇帝之所鍾愛

先帝之所託重四海臣民之所尊親而嵩祝萬年者也責任誠重且大矣冲齡嗣服璞玉未彫培植匪易為力情實方開血氣未定保護尤難為功保之者誰則受顧命諸大臣事也乞

勅慎選內侍每典衣每典冠每典膳每典文籍每典啓閉各定職掌嚴示賞罰而尤擇端正老誠有氣節者日侍左右知飢渴察寒暑慎起居遠聲色庶不見可欲則心不動元氣固而神氣益萬年無疆之慶始基之矣一曰定志夫君心必有所志不志于憂勤則志于晏安不志于仁賢則志于聲色不志于道德則志于貨利而

國運之隆替關焉我
皇上臨御伊始百慮湛然如太虛未雲止水未波定之此
其時矣乞
敕閣部大臣朝夕啓沃凡有所陳反覆開導期
聖心有悟而後已燕居或無荒于嬉也
勅儒臣取古今興亡事蹟編成短歌明白簡當令侍習誦
間則歌帝側俾時時入耳儆心又取萬曆初年帝鑑圖說
稍加修飾列于左右几席朝夕觀覽俾時時觸目儆心我
皇上所與皆正人所聞皆正言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遇事便能剖決是非用人便能別白邪正而天下之治成

矣一日講學我

皇上年踰志學之期未行就傅之禮頼

先皇帝廷訓最嚴術習已久然教有作輟學未緝熙

國計邊防吏治民瘼歷代之政治本朝之典章能一一周

知而徹乎乙

敕選經明行修有道術者于大禮竣後宏開經筵援古訓

令力為闡發以廣論思我

皇上有疑必問有難必辨必專心致志惟講官之言是聽

毋以久坐而厭毋以予聖而傲毋以寒暑而輟久之義理

洽而心境開日與儒臣膠漆一切奢靡華麗俱不足以眩

勤政

納諫

惑之矣一曰勤政人君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尤虞有叢脞之患今何時哉二百餘年相傳之統緒忽焉在躬先皇帝未盡之鴻猷待之丕振加以水旱日聞民生日蹙夷氣日熾邊防日弛北正

皇上憂勤時也伏願勵精圖治早朝晏罷凡 朝廷政令及各衙門事體一一與大小臣工而相策勵而振舉之諸積久而天下不患不太平矣一曰納諫人君生長深宮何由知天下事非從人言又何繇知所行之得失故設臺諫以充耳目開言路通而身安言路通而 國泰頃 宮闈不靖諸臣合疏單疏以請斬我

皇上英明，與臣攄而清邀，聽言亦既效矣，此後有憑城社
以作奸，借叢神而營私者，言官不難抉摘以聞，所恃者惟
皇上納諫如流，乞霽帝王之色，擴包荒之度，言觸忌諱。
毋疑其沽名，語犯當塗，毋令其中制，隨上隨下，捷于轉圜，
庶人知感奮，士鮮隱忠，而 國無壅蔽之患矣，一曰謹微。
國家惟名與器，難以假人，故煩褻之惜，正名之先，又有深
慮焉，
神宗顯皇帝，太阿在手，四十八年，其慎也，我
皇上寶曆方膺，正人心市恩怙寵之日，實無私，假
爵賞無私喜，刑罰無私怒。凡有陳乞一槩諸

祖宗之成憲外廷之公議而毫不以已與爲法行自近權不旁落而尤有煬灶以干斧鉞者乎若藩封業已奉詔藩府一定急令之國永祚屏翰于以廢剪桐之愛而杜偶大之嫌是亦謹始慮終之意矣而其幾尤在閣臣之主持閣臣受顧命而佐新猷兼有師傅保之寄焉責任何等重大關係何等吃緊舉動稍稍不愼令宵小窺而中之大事去矣願以至精至密之心時通

帝座以至公至虛之心總持朝綱議未定不妨斟酌以求至當議既定不難擔荷以鎮危疑未雨而徹桑土履霜則思堅氷大小聯爲一心官府合爲一體然後天下事惟其所

肯談之論

幹旋而靡不如意閣臣倘亦有槩于中乎昔江陵張居正爲相其時事正與今日合居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勲業爛焉惜其以寵利居成功未一段精神不用以奠安宗社而用以恣行胸臆不用以培植善類而用以擠排忠良身名兩潰子孫隨之此今日得失之林也語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噫非權而何以稱重乎願

皇上予之以權絲綸無從中降閣臣善用其權意念絶無旁落明良久而德業成豈不猗歟休哉惟閣臣實圖之以

賛

皇上平康之理而已

君德成就全在輔臣

十日甲申御史聶紹昌恭進繼述二字言用人用財宜召
宜一以
先帝爲法〇禮部左侍郎李騰芳教習右侍郎顧秉謙纂
修
十一日乙酉刑科魏應嘉奏曰恭惟我
皇上受天之命冲齡踐祚臣民手額喜敖嵩呼乃初五日
雨露之澤雷霆之威正當具儀肅戎收捕盜閣之會豈非
玄穹保佑百靈競趨而初六日兩霽雲開天清日朗臣民
舞蹈萬口歡騰于戲盛哉
天子萬年太平有道于茲兆矣臣等忝班侍從咫尺

天顏當此極盛之時敢忘獻納之思哉一在經筵之發舉蓋人之學問以先入之言爲主向懇出閣之期令正横經之會即皇上睿智天錫而灌溉栽培于此時尤屬萬分吃緊是在輔臣首爲請行愼擇講官心術正大容貌端莊才學該博音吐宏暢者俾勝其任而寫做作對之成規似不必拘假如日進講章敷衍四六結尾備陳經史兼入時事此等即激古含今敲金戛玉何裨于皇上之始事臣愚謂每當講期願以皇明祖訓帝鑑圖說二典三謨通鑑直解諸書或三條或

五條講官平平解說細細剖明于以主張意識疏通開見日講日熟豁然貫通所謂開正言親正人見正事無切于此行之有恒寒暑勿輟自然鄙褻之談不入蠱惑之奸不行此非保護聖心之最要者乎一在大婚之早定近日

皇貴妃與　選侍之移宮也舉朝吐膽以爭

皇上轉圜而聽拔去根芽復何所慮然乾坤匹配首重人倫況在

皇家尤爲鄭重豈可一日無　中宮以母天下耶且慕

神宗山陵竣事是在輔臣首爲請行在事諸臣必夥詢博訪此中機彀毋再令人闖道令人闌入以爲後日假借之

地。雖視天之妹。本自天生。而極力主持。端。孫。容勿以我
皇上聖明。更得 宮中一鑑不惟起居飲食安然無恙即
窺伺之奸何從生盜夫之隙可永杜。譬如士庶之家外有
主父內有主母定是耕織不亂規矩整齊而積蓄有數嚬
笑無假
皇上一意朝考夕稽而無虞于內顧則身體自然強固
聖政自然清明。此非保護
聖躬之最要者乎。一在近侍之得人。項劉遜李進忠等盜
竊內府珍寶財物發覺見巳擒拿正法人人痛快夫寶玉
大弓之盜。其意叵測。春秋所譏。此舉再無有包天大胆敢

爲游訛者也、

皇上所與朝夕左右者總不外此閹寺之流其中爲呂强爲張承業讀書知道理畏法度者豈無其人而蒙蔽陰陽乘機不逞者亦不少我

皇上聖心方啓天竅初端必不可使不逞者厠足其間近月

聖旨沛如章奏疏通誠爲快事然此閹有發有不發意思令人可覓而至規切救正之疏又一概不發矣此果出自

皇上之意乎抑有爲之陰陽于其間者耶

天威在上邀取賞封臣固知其不敢而軟語談言擇其不

便于巳厭鬬于人者而停鬬之此必然矣。何如一弁發下、當行者行當議者議、使效一得者皆獲自伸。行其私者動有所畏大家輔

皇上爲聖人。而巳亦垂芳名于史冊。如 先朝懷恩諸宦寺流芳至今、不猶愈于徐取富貴憑籍權力。草木同腐禍敗不測者耶。以此作護于內、外廷之所絕、而我

皇上之所宜亟爲留心而覺察者也、至于輔臣方從哲等作理新政、問見其勞、而近事多外、未強人意、如票李可灼以罰係人、皆謂其不足以盡大胆之辜、崔文昇者止查進藥日期、及方法有無錯悞以了事、如出自內擬、當爲執奏

如票自閣臣不知其解忘罪之罪上通于天猶爲寛假他
何誅焉臣願輔臣將從前一切過愆當速爲救改從前一
切葛藤當力爲斬斷寧負人毋負國寧負權豪貴戚之家
毋負
祖宗
先帝之恩提掇精神洗滌腸胃但能救其一半亦
可盡救前愆蓋享此大富大貴恐于負
國負恩
九廟有靈豈獨無畏臣又以
神宗四十八年之貽燕其得力處全在萬曆初年之輔養
向後何等神明晩年猶然倦勤從哲等念及于此乎保護

皇上之事、可作尋常不急之事乎、瀝血敷陳仰祈
聖斷、天下幸甚、
十二日丙戌、御史顧慥奏曰、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秉乾履泰、適當
皇考庶務非衆之際、群工向用之時、匝月之善政易循、有
道之望長哉、啓臣未敢槩以政務輕率以煩
聖聰、但願
皇上取遺詔中、所稱恪守
祖憲、親賢勤學、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務近端良
等語、揭之殿廷、觸目儆心。遵循省察、參參

天語即是　典謨拳拳服膺即成
聖孝無疆大曆恒必由之此
聖明之首宜注意者也若乃時事之足厪宸衷者無如遼左一事竊惟奴酋發難以來假令戰守之事早決未必滋蔓之勢難圖始則諱言于宗而以戰爲輕嘗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爲定局也臣不諳軍旅又未覩全遼之情形但以事理度之竊謂援遼之計決于守而成于戰必能百戰百勝以示威乃可以固守今日經臣之所從事戰耶守耶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加遺其將盡撤蒲河以前之藩籬而獨以瀋陽蔽

孤遼耶無論藩籬撤而內地終危就令永固斗絕之空城能拒長驅之馬足撫清開鐵之殘破何以復我故土杜松劉綎之碎骨何以謝彼忠魂始猶曰無兵今十餘萬之衆既已雲集矣始猶曰無餉今百餘萬之金不難立發矣當此

先帝激勵之秋豈是邊臣觀望之候而今日曰酋將犯搶明日曰我當戒嚴日復一日長此安窮臣不知究竟何如也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閫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僅斬一級獲一盔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歸功于部院揭翊其雄

謀此何等舉動何等威略也不亦羞　朝廷而貽蠻夷笑
耶且士馬物故不知幾何一級四馬之得恐不足以贖損
兵折將殺掠之棄當事者何以自處于此也戰則不能守
則不固荷戈之士徒備呑揷挑濬之役尚方之劍僅供作
威逞志之具而尚哆口于遼城之無恙四方之調募秖以
捍一孤城而遼陽之戎安竟當何日解嚴也檄諸邊以禦
東虜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來年八百萬
天助
聖朝必令小醜回心䘚寇自斃然後可不然水潦旱蝗所
在見告此八百萬者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

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又况大衆雲集能不生心及瓜之待無期河上之師必潰未來者必懦怯而不敢前離心者又怨懟而不敢前此時何以救之此段精神不知當何時固結何如疏慢若以馳馬躬歷爲煩而以告病乞身爲託非經臣之所以爲 朝廷方便也今日之事蓋在經臣成敗以之死生以之不然已壞之疆上廷弼旣已肩任于前已總之將卒廷弼將使誰承當于後是故必無弛擔之理如曰朝端議論慮不乏人無挺定傯臣不敏則經臣之言外矣議者之易誠不若任者之難抑尤任者之功何以塞議者之口經臣辭家獨任竭力任煩臣

豈敢没其拮据之績、但不審其援遡之局、作何收拾、蒇事之期、在何歲月、其帷幄運籌、何事爲上策所當急圖、何事爲密謀所當決計、可與言者、宜即拈帖、以安中外之危疑、欲密成者、不妨秘揭以紓

主上之東顧、若能滅寇殄虜、當明示封侯、以作其忠、倘其遜懦觀望、不宜復溫言慰諭、以成其餒弱失心、報

國正在更新之時、無爲介介于人言、涓涓于乞告也、

皇上奉天啓泰、運景象昭、宜蕆此幺麽、不難朴滅、第癰及成而豈宜更養、防巳久而慮其漸眹、伏乞

皇上敕下廷弼、速爲分理、毋復推諉、以失衆心、以悞國事、

全遼幸甚、宗社幸甚、
奉
聖旨建夷屢犯內地損失甚多遼陽孤危深爲可慮熊廷弼着益用心料理多方防禦圖保萬全以紓邊患戰守機宜原不中制毋得推諉誤事、
酋入撫順大掠而去、
袁應泰巡撫遼東
十三日丁亥御史舒榮都劾原任遼撫周永春、
上曰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
十四日戊子御史中廷謨請

馮三元參劾熊廷弼

廷弼之人言何容易信但廷弼不求衆言自是自高州殺大事則論皆然也

賜民租以四方荒歉故也

十五日乙丑御史馮三元奏曰臣聞之人臣事君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況廷弼特達之知專閫外之寄騷動天下之兵傾竭府庫之財而尺寸之功未立誕謾之語頻加人臣之義固如是乎由今言之則孰有欺君罔言逞臆行私妬賢嫉能愁民悮國如經略熊廷弼其人者哉自遼左發難已來大小臣工交章互薦以為廷弼可用于遼左也

皇祖起之田間寵之異數亦曰惟爾具有艱難之略也為廷弼者肝腦塗地沙場碎首曷足以報

皇祖知遇之恩而兵柄久握協人共濟亦豈無因敗爲功之會乃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以勝敵而推扯偏用以覆短綆短而咎汲之深木曲而惡繩之直以殺爲威以愎拒諫人心不附方略全無天下之事夫之已壞乃謀欲卸担而却之也此可爲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邉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臣以爲及今不言聽其自敗亦可然而遼禍日深時事日去一旦土崩瓦裂大壞而不可收拾言之不已晚乎臣謹按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試爲

皇上備陳之夫兩敵相持食爲司命千里餽糧五石勞費

何不直棄宜以大軍盟散令民自服所使之米即收既其擄以投諸烈火天之民毛忌民及官米則令自共則為守不可也。

何如善戰者因糧于敵況自有而自失之也開鐵被陷遺禾滿野窖貯場積皆為外儲廷彬有謀必且選鋒簡騎倍道兼行輕兵在前重兵隨後裹糧而返奴將不覺比其覺而我已返矣不然而付之祝融一炬猶可不為敵資乃計不出此而今日盜搬運以當奴明日盜搬運以當奴曾一騎不敢窺也此其無謀一也中國之長惟在火器憑城却敵于此倚賴故貯客防猶防不測乃入萬之資一朝而燼曾無防閑何其疎也何使敵人有知輕騎驟臨人心既搖倉卒無備一鼓而登發蒙振落耳此其無謀二也北關為奴內患為我外援犄角不失率然自在金白告急其勢不

北關忠難憑信

得不救聞道臣欲以三百萬爲之應援而廷弼不能用也坐使奴去腹心之蠹我失肩背之助此其無謀三也戰與守不同情勢籍伍既定妻奴與偕甲士授田戍期有代守此計也浚隍增壘誠爲要務不可緩也若夫四方聚兵千里轉粟府庫內空士卒外頓乘机設命惟敵是求又何守之事事乎乃徒見不以禦侮而以浚壕行伍不以習擊而以執土工一旦有急徒委之柴貿數千之家丁此可以禦敵乎此其無謀四也潘陽之犯與王大人屯之役已有先聲斯時也我主彼客我逸彼勞衛陣誓師藏形設伏摧鋒制敵逆在今日故賊來而聽其蹂踐賊去而謬曰賊回矣

弱不足以服之

萬戎行安在而數敗衂也此其無謀五也又所云守者據要害走集也如地在必守人力可効扼吭之勢誠難委矣乃數十一屯數百一聚如以蛙噉蛇相次俱盡何益之有此其無謀六也人情可守自爲守者得力乎代人守者得力乎安家行粮于客兵我乎于主兵我乎遼人可用而不欲用礦兵可用而不能用乃以嗌惡食間以遼事守遼之說也及其失望而散猶曰遼東無人何其謬也此其無謀七也自古善用多者莫如王翦翦之六十萬以楚千里而遥也今之請數有翦三分之二矣而奴之地有楚三之一乎膝其取足者似乎善用多者而無用多之才據其臨陣

陳鼓遥應

者或一百或二百似乎善用少而無用少之妙如此此處分臣殆不能解者其無謀八也請兵請餉分固應然而動爲要挾之詞曰要遼不要有如我

皇上試問之曰錫爾上方假借八百萬金錢四方召募此何爲者而曰要遼不要此其欺君一也遼左道將亦極一時之選而廷弼自賢不能用也乃動曰遼陽止兩監軍也豈兩監軍之外皆土木偶人乎此其欺君二也兵未足而言紙上之兵兵將足則言無用之兵

皇上試問熊廷弼豈欲得神兵而用之乎此其欺君者三也廷弼自謂勞苦而功高顧廷臣恐其不能畢事也語激

之亦以爲國也何以介介不能忘也總照得廷弼昔暴而自用闒而寡謀實無濟國之才而有上人之氣逮事之阽危僨裂自知因人情之擁戴顧忌全無始以虛名自悞不過螳臂當車既知綿力難前遂欲蟬飛脫殼跡其誕謾欺君無人臣禮窮極海內非社稷才一籌莫展非疆場寄鼫鼠之技已窮黔騾之威奚用臣竊謂廷弼不能逃之存亡未可知也惟

皇上採臣此章敕下閣部九卿科道會議如以爲廷弼之才可用請連名列保功當同賞臣甘受妄言之罪如其不然亦宜早自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急簡才望之臣星

夜往代一面知會道將整衆待敵庶不爲地方憂也不然止爲廷弼惜不爲朝廷惜止避阻撓之名不顧僨敗之禍入百萬之脂膏豈堪再剝十八萬之貔貅何時取盈中外俱困大盜乘虛無何遼東之歌且再作而李密楊玄感乘其後矣臣憂國心殷不知時忌保救殘遼事宜如此惟

聖明裁察奉

聖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此疏首條論取禾若果如此又一遼民之酋奴也第四修兼此必不可緩且使軍士習勞即是訓練之法至若欺君三條恐不得其情

經略熊廷弼乞

賜罷斥勘問疏曰頃臺省諸臣顧慥等交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憤囧一疏數職入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計　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辨一言而毋與職怨人不怨虜也去秋開鐵委弃撫淸四失職抵遼陽即行各總兵卒收剿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爲此憤恨屢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謂職無謀職當承石撫沂起火

星、延燒火藥謂職無謀、職當承六月陷開原、七月陷鐵嶺、
八月陷屯關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
彈壓、屢央按院道爲職分令行非關報至瀋官軍一呼而
散、亟遣分守道閻鳴太往撫之、至虎皮驛大哭而返、是將
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白、而
職不能用也、不知道臣屬誰、況職以初三月到遼、二十一
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即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
何能猝到、且鐵嶺不能援、而佟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
者避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修守開原、是要着、任諸臣千言
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如柴貿

李三帥人馬實未做、王郎貼修潘奉亦其步軍仍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云不惟敵白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摧馬上之推亦惟敵是求矣謂職無謀職當承潘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爲獘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謂職無謀職當承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陷後所在撿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二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去曰我搬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去即屢清之而不得也

謂職無謀職當承贊畫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
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爲
高麗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
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閘江
潮聲作賊至而奔潰徵三元言而職不知逮人可用也宋
山參礦徒趙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
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募一旅
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
徵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謂職無謀職當承職不
識秦楚事且閱近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用兵二

十餘萬人今奴酋視撫何勢何地而許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因職請往薊鎮推糧獨職一人臥病遼人屢推合救遼之命不請問

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挾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嘗聚海蓋道以一人而辦百萬餉運與前道以一人而辦造船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各部大老欲聽職自裁姑留職以示遼也豈可哉伏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勘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代職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衆待敵如馮三元所云保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臾者也

經略熊廷弼奏曰頃接邸報見閱視科臣姚宗文遼左疆上日蹙失事再勘非宜一疏內言花嶺山城邊裏臣查參不宜與按臣疏爭多寡特爲六月十二日王大人屯邊事不勝後慮借駁山城之案以成此番敘功之舉而復擠貴經略溺職數端欲臣惕然悟翻然改圖也其設心甚厚而中外之人亦早知閱臣欲借事陳言之日久而今始得閒其議論也花嶺之役臣初行牌嚴查撫帶齊分守道事監

革道邢慎言詳報殺擄人數、在該屯住民走脫回鄉及尤世功等所報皆有姓名而數目則少在理刑同知[illegible]日乾、當日所報却無姓名而數目則多、該道仍隨詳其原報花名一事刑廳粗報過以未確駁回、嗣刑廳詳上人無姓名、詞多約略具稟云職前已報過不敢二三其說、信如斯言是徒欲照舊前報而不問虛實何以服人、時按臣據此查參、而臣猶駁批仍委局同知親詣失事地方、挨查某處實有幾家家有幾人、是老是幼是男是婦、一一開具姓名併地方遠行覆報、此正求的確以杜隱匿非爭損失多寡也、東邊近賊數十里村屯殘破、人民逃竄自三路失事已來屢

疏上　開至今日而旋復生聚邇中邊事雖憑道廳開報
然而道廳雖履其地第憑衙役視所增減情實有何的確
昔臣按邊時凡勘邊事皆處處親到曾託監軍道與按臣
言臣亦親與按臣言而臣扶病看邊之疏又曾言之地方
之事若不眼到脚到無以知村屯之有無定搶奪之多寡
欲約按臣躬巡瀋奉一帶邊地大家身親目見好得商量
查勘功罪以察欺隱正為此而發假使臣欲隱方以按院
不出門為幸何肯勸令親往查勘至于六月十二日之邊
事按臣查之極嚴監軍道當之極力臣稟職及回按臣稟
帖在冗長不便入疏另為發抄與中外共見之徃各道勘

邊事坐家懸擬令邢慎言在瀋親見遇事為諸將忿激稱
枉或亦有可信者時道詳及督撫移書皆謂此番當敘錄
以示鼓舞臣疏猶云不勝罪愧而豈以配時勢而用權机
一句結祭未嘗借駁山城之祭為敘功之舉也本無後慮
而閣臣代為臣慮亦過用其心矣至于兵馬不訓練將領
不部署人心不附職工作無時而已刑威有時而窮廢鮮
力而難獨知獨賢不足以圖大功濟大事此臣種種不職
罪狀閣臣吹求已深傳播已廣猶不盡言以傷雅道臣極
感服但閣臣凡七閱月臣曾屡書言河東兵馬召募之處
冒殘兵之零落援兵之孱弱器械之敝耗馬匹之瘦損糧

草之賢否將帥之能怯道廳之惰獄皆須查閱以新一番
氣象催請早過遼陽料理助臣所不逮僅以一月教場
一日虎皮馹完主客十萬兵馬下操之套數臣不勝失望
計往遼陽城僅十八日其隨從皆畏賊旦夕至匆匆西去
而此後皆海上遨遊賦詩晏會之日恐于臣之訓練部署
附職工作刑威等項有所不盡知也至于道鎮文武吏士
經年與勞與苦不行薦舉使不與被論之知州都司經歷
三四查盤官等而自謂上不欺君父下不愧天下蒼生則
信乎其不欺不愧矣臣待罪年餘于危萬若半塊殘土亡
而復存本無東關之失何待叅論之收今已久病矣明侯

聖慈放斥外惟是花嶺王大人屯兩起邊事有無欺蔽以開將領隱蔽之門皆監軍道邢愼言叅詳報前疏專行廵按御史勘議此是從來法體非部復會同經略再勘悞也伏乞

皇上俯垂鑒察速　賜敕下兵部復請行監軍御史査邢愼言花嶺續詳王大人屯真揭事情視往失事地方逐家一一挨査以定尤世功等之罪此必待再勘而後明者也況臣病軀萬分沉重欲擬第三疏懇求　允放不料奴酋韃賊復來犯搶只得扶病料理萬望

皇上速推經略前來代臣庶邊事無悞而臣亦得骸骨歸

公評

鄉矣。

江西大水。

十七日辛卯。科臣楊漣奏曰。頃見遼左村屯日劫。人民日擄。城堡日空。邊疆日壞。若經略熊廷弼始不能已于人言矣。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辛苦。得二載之倖安。咎在積衰難振。悵萬全之無策。此臣所以不能為廷弼諱也。為廷弼者有二策焉。思九重之寵眷。必不可負。三軍之仰望。必不可孤。則當廣收群策。勉圖後功。即萬矢攢胸。吾目不瞬。全副精力。誓當報國以報君父知遇之恩。是一策也。如或以敗壞之封疆。必

不可支困憊之病軀必不可起則當繳還
上方席藁待罪求賢速代請
旨上裁祇念封疆絕不顧自家榮名爵祿是又一策也總
之邊警日聞人口屢至剛烈男子一刀兩斷斷不宜做近
來頑鈍行徑既不認做又不肯去使麻木之症遺之
國家至于　廟堂之上亦當焦思遠計博採群謀大家叅
心斟酌外料敵內料己尋一得當之着或循資或破格擇
一得當之人寧議之而後用毋用之而後議寧儲人以待
用無臨用而尋人既得其人則當如唐臣陸贄所言令其
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叅佐要若干士

馬用若干資粮置營伍其時成績始終要領悉裨經綸無從中制其謀無得旁掣共肘而且亟正喪師辱國之罪以儆後來之心東事其有瘳乎不然而漠不關心悠悠泛泛今日議明日勘至于商量停當遼陽已了當矣臣以忠急廟堂不避煩瀆不避刀俎統惟聖明採擇若夫兵馬倥傯人心危疑暢然發威靈查核軍實監軍御史極是緊要遼東按臣張銓人望夙歸題差已久此何等時也不是從容省家之日都察院急移咨馬上督催到任可矣亦惟我皇上一併敕下施行

惟若

楊漣奏報夷情事臣于本月十四日接得遼東總兵李光榮塘報內稱本月初八日巳時㨿賊不知其數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深至瀋陽城北瀋陽游擊馮大梁火牌報稱初八日卯時東夷大虜自蒲河北地方深至大鶴等臺臨將原設撥夜趕散各營主客將官復發夜探至坡下臺被精兵數千趕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無毀兵分兩路深入瀋陽存亡旦夕莫必經略熊廷弼或能力抗强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以積怯之勢當方張之虜屢被人言方寸且亂將士驕頑威令難行不幸瀋陽失守則遼陽危遼陽危則廣寧山海以西皆震驚矣斯時精

貌俛盡、心膽俱寒、一路備禦全空、手足莫措、誰爲
皇上共護此封疆者。本兵黃嘉善急宜一面挑選通州淶
兵保定募兵及京營兵、合萬餘人。厚其糧餉、激以忠義
一智勇大將、統領令之策應山海關、一以壯遼左聲援、一
以爲神京捍蔽。此在今日不容再計之着、仍乞
敕下吏部、集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堪任經畧一二人
而論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方畧、諸
臣無得仍前悠悠泛泛、號之不應、必至斷送封疆而後已
也。本兵黃嘉善主領中樞一籌莫展、誤封疆、誤宗社、以誤
陛下。容職另疏上請誅斥、職無任激切怵惕待命之至。奉

八大罪既列使人欲蔑抹不得推辨不得如此論人論事亦心折服

聖旨邊警甚急這選禁兵將着兵部作速料理堪任經略與添設兵部侍郎吏部即會議來具奏

兵科楊漣劾本兵黃嘉善疏曰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醜虜外侵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內替廟謨外資籌決無事為徹予之謀有事務辯焚之策及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懸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徼止用靡尚軟熟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卧家園不肯乞休人言叢指僉謂不衆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理乃竟蒙而入長安既已受事則邊腹皆其身上事況邊疆關係甚重豈宜悠忽當樞如

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略、則宜請換、度李如栢之不能任大將、則宜旹換、不然而度鎬栢之必敗遼東、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主、淵過半年、與輔臣熟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因至三路敗衂、假非

社稷有靈、虜馬長驅、此時山海都城守備荅無一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加吾當收拾何所、此其籌畫之不審、因之震

儆

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楨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入遼而開原鐵嶺相繼陷矣、乃拾宰豬之殘殺、遽然上首功以欺

神宗、當時將遼用遼人、實誰主持、倘非衆朝力爭、而卻偵又敘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佯爲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與以遼人將遼之罪併發耳蓋既欺

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灰厭驕白日矣從此邊臣吏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也僉募民兵、所過州縣、刦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

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遼、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閧閧如許愁怨、費皇上如許金錢、僅成人情、河上之逍遙、是何法紀制馭、此爲撼搖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士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中明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勸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慕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夷、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爲官

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為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
參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輿援而報
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
嬖倖端目蠹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聘至京奉
旨署印嘉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歿貽地自喜故祁光
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推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
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
公論乎是嘉善之媢嫉妬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總權不
已託之守禮低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
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既窮又詭託

溫肯以揜之近又將借名

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之于

家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廪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

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于

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剌于榻前奏曰遼東

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為

皇上分憂今既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遼

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

竭力者安在幾年悞

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

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

顧漚無人或以攀人遮面每每猶禮擬

旨慰留此于嘉善之挨取封贍得矣而不能斡旋安攘一

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个遼東敗壞乎而有限之財賦

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

乎而各邊處武備弛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人更理又

能當得本兵再僨債乎今

聖主維新邊事勑令會議撫將士經略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實戀位之人占住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

皇上將職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

敕下九卿科道會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奮邊事尚有可爲而在兵言兵亦微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職分也

十九日癸巳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奏曰

先帝春秋鼎盛即涉勞勤何得三十日間便已殂落道路沸傳皆知爲奸黨陰謀醫藥雜進伏思二十年來忠臣義士受杖受譴以爭 冊立者正以

先帝故耳此劉久蓄逆志必有二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敢以陰餂之計復爲醫藥所傷而身輕一謊遂不可起

陛下以

先帝之愛予石亦未一問

先帝乖殁之事以報

先帝地下之恨豈謂三十日之崩真爲宿證真爲哀毀所

致乎益事理不惟當衡輕重尤當衡死生尤當衡以

天子三十日忽焉之變若以

先朝恩幸猶存　內庭處分不易則　本朝忠厚之法情

理之用當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姦之爪牙

可竟不問乎若以　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輩預料今

日不發而竊幸其夙昔之陰謀則此輩何幸而

先帝何不幸也今衆口譁傳流布已遍筆誅口議天下應

有書之者而獨不能得乎

明廷之上　法宮之中使事有必行姦有必戮附逆黨于

近攝而不復慮有後患趙盾不討賊春秋書之曰趙盾弑

其君，正坐一念容養，遂成弑逆，豈必在名

陛下親見

先帝匝月之間有此變異，直以爲尋常安之，誰實誤

陛下至此者。先是

御批李可灼、崔文昇用藥一節，既曰殊失欲慎，即不應曰

但亦愛君之心，又

先帝身櫬一證，是否　青宮宿疾，至于查明藥方，有無違

錯，臣謂止應查明文昇投藥是否有意，不應復問其有無

違錯，此自文昇不必言之罪也，蓋天下之弑机匿于無形、

有毒而非鴆，賊而非刃者，

先帝卒崩之變當與先年挺擊青宮同一姦謀、

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內庭之姦謀一日不破、則

聖躬之安危安能盡保伏乞

皇上明詔輔臣嚴查

先帝登極三日、為何罹此異證僅三十日為何竟至崩逝、

不得以含糊結局。

[illegible]河清之言

二十一日陝西撫臣李起元河清疏曰恭照人主之德上

通于天主德休明、則天心降康而禎祥應之景星出慶雲

見黃河清、考之紀載河必千百年而始一清至聖之主不

世出濁流之清不常見以故河清難俟人有恆言海不揚波越裳貢考以占中國之有聖非偶而已我

皇上登臨寶位發帑賑災止税撤監簡大僚下考選起廢棄允枚卜停織造通章奏與海內更始善繼善述追三並五故天心效順河伯效靈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無際而至三日舉千百年所僅僅見于我

皇上臨御之初蓋太平之上瑞至治之休徵而

聖作之顯應也

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本月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共清三日時臨鞏道

與所部郎中黃袞親詣河橋目視

然觀情揣事較責此則亦文畢而已

二十二日丙申、御史張修德糾經略熊廷弼疏曰、昔諸葛武侯之在蜀也、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切怪武侯寧靜澹泊人耳、何戀戀于漢而必欲死之、及觀出師表、乃知武侯受先帝付託、欲報之後主也、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山、星殞原野、而亮果死矣、古大臣受國隆重、不肯欠人一死如是、今熊廷弼一荊南書生、聽勘御史耳、其先世非有剖符分壤之功、又非有戚畹肺腑之親、
皇祖因東事不靖、起之田間、不三月而授之經略、畀之司馬、是何等尊崇、天下勁兵良將、任其調取、
國家正賦加派、一切金錢、任其浪費、且從皇 尚方

敕賜軍門大將以下任其殺戮是何等委任內庫蓄積內
府珍幣大臣所不能得者任其領受是何等恩賚廷弼試
思自古人臣遭國多難受國隆重與廷弼有二乎吾意廷
弼于此時上之當縛名王擒貴人以長纓繫奴酋之頭于
闕下次則斬將搴旗設奇制勝又次則勵兵秣馬選將練
兵過門庭之寇于方張爲　國家保境安民乃無何而村
落搶矣屯堡破矣虜曾一入殺掠不相當矣乃人言嘖嘖
哓哓强口臣就曰遣將而中制者敗從古所忌且英雄舉
事不肯俛首下氣使刀筆吏弄其文墨姑且聽之乃未幾
而伍路失矣蒲河又見告矣胡人飲馬瀋陽而遼陽一片

上將拱手而付之虜手矣弼乃惶惶欲養病也淮陰侯曰食人之食事人之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廷弼受國隆重作幾許威稜今一旦抱頭鼠竄效童貫之太原乎且弼喪盡遼人生齒竭盡天下財力今顧欲遺之他人從何處下手則惟御駕親征可乎嗟嗟昔耿弇不欲以賊虜遺之君父弼乃破壞遼陽而遺之君父耶且遼亡則陛下將無處着雙足大河迤北孰非戰場真可痛哭流涕也昨見科臣之疏曰廷弼當以全付精力誓必報

國彼知其必不肯成又曰席槀待罪求賢速代彼知其必
欲求代特爲其開一面之網耳又曰終難抹殺其功夫廷
弼罪則有矣亦何功之有廷弼之功正所謂羞居馬前恥
居李後也廷弼歸而出其槖金買好田園屯歌兒舞女儘
可自娛如國事何如
主上何荊南父老或憐而望之但不知廷弼何面目入關
耳叅看得經略熊廷弼市奸全無統衆禦侮之才徒有報
復凌人之氣內侍與援闒人言迭出則眉目張天外縱叔
酋聽胡馬驕嘶則肝胆墮地凡崇位隆恩攘爲已有將敗
着殘局遺之何人縱逃斧鉞之典宜加貶竄之刑乞

言無可奈何則何為責人太過

敕九卿科道會議將廷弼褫其衣冠竄貶遐方急擇賢者往代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無可奈何矣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經略熊廷弼求勘疏曰自

神宗顯皇帝以半死已壞旦夕待亡之遼交付臣手保全至今

天地祖宗在上文武軍民在下臣似有勞不知有罪頃臺臣張修德論臣罪應貶竄遐方此將天理不在人心有罪無罪一任橫詆但謂職以破壞之遼遺之他人他人從何下手又謂付託得人亦須收得一半倘再不得人亦付之

無可奈何、修德伏一破壞之案、以俟日後成則惟他人功、敗則惟臣罪、而計之過早也、去年開鉄連將、大小各衙門相向而哭、共卜所往、而今日冠履雍容、公私無語、儼然漢官威儀也、

皇上試問修德逆破壞否、況恰蕭蕩空城而逃、無論也、逆陽人非城奔南城、南城奔各門、或顛倒衣裳、或棄置妻子以先逃去為幸、而今日去者歸、散者聚、嬉嬉然室家相樂也、商賈逃難回籍者、今日塡街塞巷、不減五都之市、

皇上試問修德逆破壞否、逆城非常破碎、士民知不可守、而謀欲先去、賊亦知不可守、而謀欲速來、今內外鞏固壯

哉一金城湯池也即瀋泰向爲人跡所不到而今亦修守之固官吏商民晝夜通行、如腹裏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無車牛脚夫運粮、自臣與各道處辦木地牛至三萬餘、車至二萬輛、晝夜攢運、而軍中始有粮草、三路之役軍無片甲、手無寸鉄、臣討庫局甲仗、多不可用、復調宣大各匠役改造、又增造大砲數千、銃砲一二萬計、而軍中始漸有器械、採桑削篠、買角易筋、調各鎮弓箭匠、晝夜製造、而軍中始有弓矢、又調各鎮木匠、旋造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車安滅虜砲二位、或三位以至火箭火輪之類、無所不備、而軍事始有攻守具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自斬貪懦三將而將知畏斬逃叛數卒而卒知懼不時捆責不喂馬不操軍者而營伍知收拾寒夜有賞久戍有賞時節有賞而軍士知鼓舞犒以牛酒勞以燒割給以紗羅獎以花紅而將帥知感激亦無不人人盡心整頓圖一了事以歸鄉里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西虜住我沈怡弃地日肆剽奪自丁字泊斬捕以來再從陣擒活虜送撫臣轉發炒花諸營詰其犯闘又招撫煖酋二十四營酋長勇堡傑特開市賞各就戎索年來河東秋毫無犯而東西合犯之報亦數月希聞臣自有法姚宗文送四千金之後正無煩修

德再陳以夷攻夷之策，多送數萬金爲闕臣續貂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攻壞否，自守瀋奉，各戍重兵，賊遂爲我
所綴，悉衆與我對壘，不敢西窺遼陽，南窺南衛，東窺寬靉，
至于近邊零落村屯，勢自不能無搶掠，我固無如賊何，時
而形格勢禁，賊亦無如我何時也，
皇上試問修德遼破壞否，去年破壞纔是破壞，臣從何下
手處，以至今日規模粗定，自足爲他人下手，修德何須爲
人代愁，而至于痛哭流涕，謂臣歸而出其橐中金也，金從
何入，謂職內侍與援也，而臣生平孤介，謂臣聽胡馬驕嘶，
肝胆墮地也，而冒險往撫順寬靉，探甲冲賊，闕援瀋陽者，

獨何人斯、修德行非有目、終當卽瞎、惟是臣以積勞積苦、
自五月二十一日發病吐血、慮危沉篤、七月初始請告、非
因人言也、遼陽莫危于去秋入九月、今年四五月臣已撐
過、此後局勢已定、漸進漸逼、自是困賊、無奈內二豎入臣
時借方言與關部出入
咽喉、掣臣手足、必不得必、活不得活、雖欲不負
先帝之厚恩而去、亦何可得、修德不欲臣養病去、而欲臣
服罪去、則服罪之耳、何必矢口矢人、遂傷雅道哉、須臣遣
閣臣姚宗文書、報朝廷而爲之消亡其大半、遼已轉危而
致安、弼且之生而致死、
天地鬼神實共鑒、卽爲公所抹殺、而一段勞苦公案、自

有遼水遼山在此實錄也無端結黨傾陷抹殺公論臣衆罪去輔臣票擬定爲衆口所挾惟乞
皇上電斷將臧罷斥即
勅臺臣馮三元張修德立限往遼查勘遼事有無破壞使
天下人曉然知臣罪之所在而不當爲後人代受其過病矣

詔臣張鶴陳十事養身養性勤學敬天法祖親賢納諫信令恤民持體

二十四日戊戌赤氣亘天

占曰臣叛國亂大將亡又曰天下大旱又曰佞臣在側爲鄭分

二十五日己亥御史蔣崇德奏議邊餉曰先是
皇祖軫邊事之苦須銀三十萬總經臣鎬勞此賞也非餉
也戶部不得而混也嗣是
先帝復軫九邊之苦須銀一百萬兩分三十萬總經臣鎬
勞此賞也非餉也戶部亦不得而混奪者也
敕諭諄切者無抵餉一宗
諭閣臣令旨云今因邊餉緊急特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
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卿可傳示該部差文武官各一員
星夜解赴邊賜犒賞用示鼓舞接濟軍需即開寫職名來
看又

令旨今日一百萬兩，與戶部充餉，別部不得分用，差文武官各一員，星夜解赴遼陽交與熊廷弼酌量犒賞均霑賞恤，作速具本來奏，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腳價銀五千兩，不許騷擾驛遞，銀不許到太倉，差官即發後復傳

三旨許速解，雖云發付遼東經臣酌量犒賞，其實不離前旨之意也，惟而後詞語稍覺參差，衆朝欣欣相告，面面相覷，無不喜其派發大賚，而疑其粘帶不明者，于是有停徵加派之議，有供作正餉之議，紛紛未定，戶部商酌數日，乃定四六之分，令不謂其併前六十萬亦欲而分之也

大計臣恥拼壘之不繼抵一分自幸免眼前一分之愁若
孰知悞一番反貽日後一番之爭執此二百萬兩自應任
經臣酌量犒賞者戶部定不得執此為犒賞也若特發邊
東一百萬兩既有闕餉充餉之　旨不妨作四分六分之
用況合前六十萬與今分四十萬已一百萬矣即霜露鋒
鏑之苦飢寒死亡之慘優恤之恪謹不嫌于過厚然賞濫
則易匱匱則不可為久酌量分別經臣饒足以辦獨六十
萬之抵餉業經奉　旨撥之情理不得不然經臣亦不可
槩執之為賞資也且經臣念戶部支撐之難力拒道將之
請增慨然湊給以發見餉戶部獨不念經臣通場之委曲

半是調停
半見激激

撥濟俾之饒足沛然急解以充額數乎但六十萬之不當分而故分一百萬之當分而不欲分部臣經臣各執所見殊失其平職謂其常雨酌爲今我
聖天子繼離出震不蓄貨財軫遂殄帑豈其獨後于
先帝加派停徵行且有日所患非餉獨不得有功者而賞之夫遼左勇將如雲猛士如雨訓練日久心胆激烈其中豈無設奇制勝而繫奴酋之頸于
闕下者有之百爾臣工何難合請封爵勞金百萬以酬殊勳不然而能生擒李永芳及諸頭目者亦勞以數十萬金官職隨其功之大小而給之不然恢復昭地爵賞亦自不

薄不然而勞至堵禦得定當與攻城掠地封賞亦宜竟從
上格有功有賞而人知奮無功無賞而人知恥鼓舞之法
既明勸勞之典自當計一百萬不足當一日論功之需職
願經臣之更有進于是焉職雖非餉役事休相關讀經臣
抵餉之疏義不容無一言以指其互執之端伏祈
聖明垂察如果臣言不謬速
敕戶部扣算六十萬抵餉之外亟亟多發無致闕乏寧有
餘以果三軍之腹無不足以失三軍之望仍
諭經臣將六十萬抵餉之銀通發濟急如欲充賞另行造
冊進呈請旨于共濟之中不失同心之誼而遂事國事者

原任今選侍

賴之矣。

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

賈繼春致三閣下揭，爲 聖明如日方升、 皇仁與天無極，懇乞 顧命輔臣思
先帝憑几之囑，回蕭墻向隅之生，以勿損
皇上盛德，勿得罪于天下萬世事。竊照天地之大德曰
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從
源以達流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此從枝以及
根也。天經地義，古今無改，未有當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主上以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 李選侍之事
存，其懷瞻光景，殊不忍言。惟是通國之人，有心疾首，長
嘆隕涕，而 顧命輔臣漠然不與維持，無論青史遺穢，
竊恐
皇上天稟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作何肝腸
於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直可謂

爲堯禹舜之第一義矣。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有愛妾，其子終身敬之不忘。今若此，寧可謂之不忍不忘矣。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嘖嘖，付之不聞。

我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之際，而但以篤念

皇祖竟渙然冰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不備

皇上取法，而乃作法于涼乎。縱云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態，獨不能看

先帝彌留之日，親何諸臣，諭以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猷獻情事，草木感傷，而況我輩臣子乎。受

先帝多少寵恩，而玉體未安，遂不能保一愛姬乎。蹤久欲上雖廷爭，但以新進小臣，緘口恐泣，至今而不得不望閣下之匡維也。但願閣下宛曲調護，極力回天，令

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職雖解盤據之勢，將鑊斧鑕，復何避乎，謹揭。

象和論正
諸疏其及

二十六日庚子戶科王繼曾奉　旨會議經臣去留疏曰臣惟兵革之事必所素習然太公諸葛亮皆儒者不聞在渭濱草廬時有所嘗試而後出驅如林之旅稱節制之師也此古聖賢不必論今日之議乃欲使書生坐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耳非求斬將搴旗事也臣詢之朝論皆言侍郎崔景榮張鶴鳴僉都御史袁應泰此三臣者皆可遴用崔景榮則臣使西夏時見彼中人皆言景榮恩威素著夷人信服鶴鳴在貴州時是亦慷慨似非畏兵者應泰見以望推但更有言

陛下請敕兵臣一人往詰廷弼令自咨奏廷弼度能得將

士共滅賊否度能使虜入犯無擄掠村屯人戶不暴骨如
莽否則尤或可令佩劒印視事李牧日費市租享士虜入
急收保政不必速之使戰也如廷弼自陳臣力竭矣因言
者志灰矣終不能繫單于頸報
陛下矣則請令待罪關外再備一人馳往遼東不妨錄其
許國之胆二載暴露之勞萬有叵測守國扞敵之臣誠次
城廓封疆廷弼當自裁也蓋廷弼掛衆議有三以嫚罵爲
氣魄將帥不爲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
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靡財浩費所過
驛騷叛者婬刼而于山東最苦楚綠之不能成功三且蒲

河虜入殺戮甚多報至復言不然而今所欲議代諸臣又皆與廷弼均未經摧鋒陷陣之事者則或勝負不常無以爲劫代毅括代頗佐廷弼長舌者乎故臣以爲請寬廷弼罪使自決如其心計事席藁塞上者奪其軍未晚矣至如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輔臣留之何故夫兩軍相攻士馬物故芻褁乏絶即不宜抄傳天下亦當咨揭樞臣令得從中調度臣詳邇左章奏獨廷弼疏言十八萬兵餘疏第言十餘萬衆無敢指數者廷弼既目無加善嘉善亦無能向廷弼置一喙矢一畫也夫自古中外不和調而可用兵者乎而戰將之當博訪尤急六曹諸大臣

多闕府地方握兵符年所最深將才若干人豈無一二足
智曉兵可使折衝者合各舉所知付幕府用大臣閫人多
矣受
國深恩如薦文臣則薦無官之臣以市恩薦武臣則薦有
錢之臣而納賄衆實有口大臣不敢為也為今之計請
敕廷弼回奏身能破虜與否而後再計乞
俞允黃嘉善致仕再簡方略大臣握兵部下令大臣各舉
舊時部曲堪為戰將一二人應用議餉議轉運則戶部法
微其事尚可文臣愚不知兵謹具議上　聞如此
刑科叅失機功罪狀

不惟驍勇更足謀智

何異秦檜

允爲師期

稱導入陷

是一條祿蠹鐵案

奏看揚鎬喪師失地欺法罪原難逭而嘵嘵置辯曰未嘗私李如栢也曰杜松故違節制也曰馬上督催不敢出抗違也不思如栢建旗專閫作遼東之大將乎當時出師四路並進何不以大將當闖而乃以清河與如栢故令杜松出撫順耶在如栢怯懦畏敵不無求戰之意以故再出轉逃而鎬以令箭招之說者謂令箭先蒙栢身託之傳自于鎬則鎬之私庇如栢甚明不然杜松輕進何不用一箭令退而獨于如栢汲汲也杜松廉勇久著行陣有古名將風鎬將出師杜松謂兵餉未充士卒不習將領未協不便大衆鎬貪功自用促行不聽松乃密遣人遞關操揭當衷冀緩其師而如栢偵知令人于關外邀到重責十棍致松謀不得行兵受其劫見有松任總兵仕文煥抱憤投揭可問即此衆動已含諂松之毒矣乃督師詩如栢佯揖松從而拜遣曰吾以頭功讓汝故言若此大言信不疑賈勇先登不知如栢早已布置奸人爲嚮導誘其聯入奸伏蓋如栢素所畏者松與劉綎並先得鎬告示遂悉其精銳潛伏憍顧一路獨以當松松果爲嚮導所誘如栢先進望援不至遂降首陷沒寸骨不存劉綎亦復血戰一晝夜賊是松之衆寡鎬與如栢同謀誘陷壞此長城爲異日和戎之地而乃

謂之生前又欲污之死后何益耶

曰三路之敗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在鎬彥此喪心之
言詐欲自脫而遂轉相流布不念其欺敵而沒其功也
夫不獲已矣嚴旨催戰圖來
明旨獨不思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乎假令當日抗言
天時人事未可決戰曰兵勢國之大事臣不敢以用虜
爲試趙害之夾策明上可與忠言際不決裂如裘
即不然而以抗違被逮不前愈下以收興戾衷耶竊殘
引頸學劍何可相方寧受之役學曾被逮禁而節制已
定幾何時則復數十餘城獻藏之日
皇祖諭之曰學曾固罪之魁負功之首至今稱誦乃鎬
與遼事竟何如也即令口如懸河其如法在不赦王李
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
明旨曰開原失陷應從責任封疆豈能無罪則其罪視
如楨供一体之人况遼事卡下有罪無功所宜單論其
罪而李維翰之下撫順紆旗撫賊總兵張承胤顯門門
一見而議不得發來赴敵陣以炎誠可痛恨如李維
翰與劉永春並難免前事同事之條但鎬不可以之卸
已罪耳如楨雖先罪經尚當死斬鎬等若容死脫是謂
無刑况近日遼事不效總稱功罪混淆此奈不早行究
擬用快衆憤見有受事無功負國負恩妄殺逞威老師

劉永春李維翰當罪

膽張日明之論

左光斗奏李選侍陰謀有否似難深究然所以休先帝之愛全皇上之仁兩善之術也

求實人心散失兵力各疲後與援抹我公論體口瞻張抱頭鼠竄者何以處之三韓存亡九邊戀勸在此一舉遂明旨而正國法法司自不敢妄畏調停脫主宛矣明有國法內有神明無所逃也抄出覆之

二十七日辛丑御史左光斗上言先是本月初一日諸臣開變奔赴趨朝人情洶洶刻不待夕時大臣從乾清宮中叩頭跪奏懇

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几筵而避居別殿跟隨張尚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刑不容緩之勢驚問其故咱傳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服玉奸譎布滿陰為人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叩安，臣于初二日，隨公跪，有惟
守典禮，肅清宮禁，一跪，詞甚微婉，但知安
宗廟定　社稷為念，不知其他，初三日，　宮中震怒，禍幾
不測，頗
皇上保全，將臣跪發閣臣票擬，隨奉
聖旨移宮已有　旨了，各封事，既云尊卑異稱，禮部再酌
議具奏，欽此欽遵，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
旨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宮禁肅然，內外嚴謐，臣等舉手

以存大体為合便是真忠真爱

加顧孝　廟社有靈夫

皇上既當還　宮則　還侍之當移　宮明白易曉矣惟

是自移宮之後自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

皇上如天之度宜無所不包涵

先帝在天之遺愛宜無所不體恤此其　待恩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之能億度若復株連蔓引使

宮闈不安是即與　國體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昔

魯莊公不能制其扶宋儒朱熹以為亦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之人役彭龜年經筵講此段公案相與嘆服因取朱熹

入直此等體制自有精法至當不易之則聞錦衣勘問該

當時語及宮禁氣置不問深爲得體乞
皇上宣召閣部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避宮何故及今日調護何方一一曉諭明白不得遷中使口傳
聖旨仍乞將劉遜李進忠等正法恭其盜寶罪狀與天下共見勿使播弄朧罪其餘株連累從寬政勿令反側不自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正以寢淮南之謀而仁之至義之盡者胥在此矣職區區之心始終知有定　宗廟安　社稷而已矣
諭內閣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朕昔幼沖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歐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惟抱終天
之痛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威挾朕躬使
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靦顏口傳至今尚含羞赧
因避李氏毒惡心不自安暫居於　慈慶宮李氏又差李
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
仍即日要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為武氏
之禍者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噦鸞

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恤外廷誤聽李黨謠諑實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贓明証確自干憲典豈謂株連法當首論務將本犯與劉遜姚進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挂漏脫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時大學士方從哲等具揭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偏人言不息昨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推諉着遵旨即行發抄咸使聞知

從哲宗又具揭曰 選侍李氏平昔怙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憤但以李
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既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倘之外廷誰不贊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
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奉
旨編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出　賜保全　皇五子弁　三位公主時時頒
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弟妹皆骨
肉至情豈不注念昨已有旨傳諭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養所生朕八妹選
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
養所生朕六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
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誼特諭卿等知之

南御史王允成奏曰

陛下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卒相輒自封還夫封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經略熊廷弼乞罷疏曰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為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

道閻鳴太什潘背不行而鳴太且途哭而返河西謂逆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爲廣寧固門戶也闕內謂逆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道國謂逆必亡不欲發軍糧火藥而恐再爲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逆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避也中外諸臣謂逆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爲逆陽退步戍金伏爲山東塘牌也即奴賊謂逆必亡而日日報逆陽坐殿以建都也其惝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爲存地方安堵梁朝帖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職今請略言其狀向來地方操練

但合營裝塘冲打以完故事即將官教演亦但每軍面試一回不過三人而日已云莫乃職之操法則不然每令于城外各擇一區地方爲教場如管兵千人該四十隊每隊二十五人設一蕉見窩而五人于其下就本隊中擇善射者五人以一教四自卯至午如法教演日毋百回七八十回乃已旗射鎗砲俱習乃令彼此主客互隊與逐隊熟而合之于總總與總隊熟而合之于營此總兵官逐日見行者職嘗謂督撫操軍不若以將官操軍又不若使軍自爲操人但見職不恒親下操又止監軍兩人刑攙言又以積勞成病止職與高出在城職又嘗外巡不能時時親下操

逆謂職不操練如職不操練則付兵將何用是必不圖爲國滅賊不圖性命歸家而後可此議起自去秋職到任時見贊畫新兵無用撥供採樵挑壕等役贊畫見其軍多逃逆言軍士做工不得操練以自支而閣臣因爲之廣其傳以至于今此兵馬不訓練之說也西北兵馬付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守瀋奉川兵付陳策防守扇皮驛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業存城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改付胡嘉棟防鎮江寬甸凡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曾一處一兵不調停但如閣臣

與職書、欲柴國柱守遼陽、賀世賢退守南衛、又向職言欲撤回柴賀李三帥防虎皮一帶當賊來路者、而團聚遼地、則議職圖退步、及職守瀋、又議職為賊添中大鋪、諸所謂部署而職不能從也、此將領不部署之說也、各道新升、職僅與高邢兩道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粮事催海蓋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定宜因公相諒、至于總兵顛倒錯縱、恩威不測、謬謂駕馭頗得其宜、惟贊畫與舊守道每事抵牾、而閩臣布散流言、知與不知、咸被煽惑此人心不附職之說也、遼陽城池堋塌、人皆知其難守紛紛私逃、九門各設有官軍百人禁之、如守牢獄、自挑濠

築壩從[illegible]土外引水以護其外外幇修理外城仍築垛口馬道門關以固其內遂撤門禁恣人出入向之私逃而去者無不人人回城居住瀋奉之間向無一人敢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況城守不備軍無倚靠那跕立得住如昨日瀋城爲數萬賊兵所逼若非壕柵週備砲車打退軍且怯亂自奔何況百姓始信築城鑿池與民固守孟氏自有正論而城高池深委而去之說爲權辭不必引也查閱臣初出有修山海關之議至遼有建敵臺之議事完條陳有修瀋河西之議至于邊關牆臺猶反覆三致意而獨于遼陽根本之地不肯修築者豈在己言

之則是、在人爲之則非、抑亦阻職之爲、以幸其敗、蓄意誠不可測、此工作無時而已之說也、自斬貪懦陳倫劉遇節王文炳後、復拏問鎮江游擊戴光裕貪暴不法、綑打送獄、而隨以病斃、其中軍千把總不驗卯、不操練、及印屯官之侵欺科索玩法害人者、不時處治、亦自法所不廢、至于軍士除賭博枷責、及逃軍境內捉獲者、止于綑打發伍外、惟逃叛境外及境內剽刧者、則在必殺不宥、然他營亦少、舊開原遵募兵、皆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至十三餘人、近海蓋道、獲其逃于南衛刼盜人財者十二人、而職亦駢斬之、曾記一起十六人逃出邊、爲長勇堡李國臣追獲

十四人而逸其二解到遼城該道同部道審明知干叛法
昔無赦戒押者留兩日勿投文欲于其中曲議一人處斬
見職講過然後解進不意職先令俱斬之而該道意不無
少望適當閣臣將到遼陽之時藉此紛紜移書長炎揺惑
衆聽此刑威有時而窮之說也若乃廢群策群力而雄獨
智獨賢則何道何將之策之力廢而不用獨于閣臣所著
面商確着之支言而形之修書疏者實不可行不得不姑
廢之耳且閣臣以夾攻夾之疏自任必濟巳業
先帝明見萬里有十羊九牧之旨而閣臣必藉此下補科
之命護領專 敕以行令所用所攻何在是兼且自廢矣

職本不欲辨、而前于京中忽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箕民近二十萬、又被賊衆逼逃四五萬人、且謂職央按臣虛報堵截、以爲天理良心安在、不意謂職隱匿欺君、暴虐驅民、而不圖閣臣所造至于斯也、而猶不求一明白、職即病亟而去、何肯瞑目當據單案行各道咨令督撫都院按臣公同親詣各地方逐一挨查嚴參、以正職欺君虐民之罪、一時撫道見者無不驚駭憤歎、人人自危、按臣亦移職書謂不意重明麗正之日讒口高張此惟告之

天地鬼神、惟願神明陰殛、貝錦投畀豺虎、魑魅魍魎、黑天

無日之言從何處查勘惟有仰屋嘆氣而已世道如此欲
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此言非職出或亦天理人心所
不容已而職猶念虜之爲言夷狄盜賊禽獸也遼東不幸
爲西虜所侵暴東虜所攻陷何用更以虜禦虜而致勁送
單者之褁甲腹戈力相驅逐況職病已深賊虜自退亦有
不煩于驅逐者惟是職奉
敕禦虜及爲地方主持日以爲虜使
朝廷之紀綱風俗以職不才故掃地何顏更立于文武吏
民之上不罷職何以正法而各衙門皆有此單不明白請
旨行勘而扶全承襲裝人罪過没人勞苦何以明法伏乞

立

賜罷斥仍　敕兵部會同科道官確查畢所從來証據明實奏請行勘使職明白受法而去明心而欵此亦彰公道而鼓士氣以肅犯法而振軍之一端也至謂職擁兵十餘萬而不能大入大剿小入小剿斬賊擒王而殃民蹙地為狡奴所笑誠有如所嘆者第言斬賊擒王之事于此日之兵之將且勿易言也凡用兵領總兵兵馬將官得力方能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略短取長敢于戰陣侯世祿精悍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為軍中白眉餘多庸庸碌碌見在

管事、不敢盡言使人無色、求大將如前日劉挺、龔諸將、梁貴徐九思輩、已不可得而各鎮兵馬又四五等選之餘無一、而非敗群下駟者、發與總兵將官皆力辭不受、若楊宗業併自已帶來山西兵馬亦欲推之于人別求好兵又卒無所得每勸諸將曰淮陰市人而戰劉岳張韓各家兵其骨已朽即安得起而用之從來兵將隨時隨地顧用法何如年來各邊匿自營之精者專選一種羸卒老馬、悉付一靡將或千摠抑勒而來、及到山海關、督臣欲汰回、則人人皆欲汰回無從下手只得勉發出關湊數內有營抽不足、而補以新募者皆市猾游棍每下營不知站立在伍千把、

總扯其手而安之伍及千把總去又離伍而千把總又扯其手而安之人人皆然日日皆然見之令人氣灰亦令人笑死川兵土兵毛兵雖伍法齊整亦强弱各半而平原曠野不能與賊騎相馳逐標左右兵募自河西義武營兵募自河東及各營潰卒皆日逐日盡賀世賢內丁皆招集殘兵丁逃障惟賛畫所募者號稱爲將官胡國臣王平等練成一枝勁兵高麗見之而嗾指奴酋李永芳鬭之而畏懼此從來未煩修工一日者及前扶病看邊過靉陽見王平辭兵不受隨問可得精壯幾何平云所統一千七百餘人若挑選可得五百人職謂此以一當十可戰者平云只可

係曾在營伍當過軍者、何能戰、邇鎮江、合城士民、商賈公呈言五月十六日、數十賊入營、兒滿劫因臣領奇兵策應、步兵二十人、教場扎營、夜半聞江湖響、以為賊至、吶喊數聲、委弃戈甲、奔城外、驚起男婦、赤身奔避、而乘机搶掠民間財物、且單開平日奸騙諸狀、乞調回別用、免為民害、始悟高麗見而咲指者、端是為此、恐閣臣亦不得借工作利威為贊、盡隱諱也、計通州各兵、雖然有一十二萬之數、而實在堪于戰者、內除川兵土兵毛兵三項不挑、其餘挑選精壯、十不得其二三、餘無奈何、只得令充守城池採草放馬、以及大兵之後、至于馬匹疲損短少、更不可言者、今言

者第見遼中今日被賊收拾後之人情光景遂謂援兵陸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爲經略罪而抑知夫兵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今箭催而張帥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于今日何敢輕率如欲大入大創小入小創而斬賊擒王之事且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兵齊然後進取亦未爲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今日之事惟有　亟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爲急著伏乞

聖明立賜裁决施行

遼東經略熊廷弼繳還上方席槀待罪疏曰職本不才蒙

先帝知遇屬以東事且賜尚方劍一口使得便宜行事職用是斬貪懦將三人逃叛卒數十人聊正軍法以彰國威頃臺臣顧慥論職謂尚方之劍僅供作威逞志之具職則不敢但職負　尚方而不能用者實多按軍法訛言惑人搖動衆心者斬乃軍中挾私快廳表裏爲奸流言匿單布散蠱惑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部署幹轄以下商議兵政務在和允違者以違制論誤者斬乃軍中事事抗違沮馬錢糧任意虛靡全不報驗而職不能用也軍法離伍者斬乃軍中一日而逃二千人不一人正法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妄言賊至夜呼驚衆者斬乃軍中聞江潮聲夜半驚

惶乘机搶掠而職不能用也軍法取人財物者斬乃軍中指騙閱視科歛各營賂如朱桂芳高洪中等而職不能用也職負尚方多矣科臣楊漣論職當繳還尚方席藁待罪且責職以一刀兩斷不宜做近來頑鈍無恥行徑而不能待謹將原賜劍一口具奏繳還不敢再留作威逞志為厲慥過憂惟是斂為

朝廷威靈所係劍還而職已無所恃官軍已無顧忌五日

京兆玩侮易生所關封疆存亡甚重伏乞

皇上加職前疏亟　賜罷斥聽勘一面議遣才望來代一面移撫臣于遼陽督臣于廣寧薊撫臣于山海關支撐目

前危急人情事机間不容髮而無徒悠悠使

國家受麻木不仁疾病則病臣幸甚殘疆幸甚

太常少卿姚宗文揭明閲視

揭云職昨者祇役三韓說以不得將事開罪經略所因東方戰士日望我兵口出怨言目張誠如所云茶食及木無皮之喩惴惴焉懼賊果長驅遂瀋定爲村也之續也故竊散他山之石而經略之然讀其奏晉疏紛紜若有分天之恨者夫東事成敗關　社稷安危主兵者樂事之得失此萬耳萬目之所注爲心腹口之所詳也賊弟思之至其所辯職疏者初踈大約謂背生心驚快果孔小不能盡知其方略再疏則云訓練有方部署有法戰守畢具而商民安堵謳張滿蹊矣犬始閩固而少洋洋鉄人之狀生魚盡生魚之狀實如將爲釜中之遊何哉昔善練兵者持劍指揮之餘蝦將人亦可以戰李將軍推牛享士三月遂大破胡既訓練部署有方則不能長驅出塞亦當坐家殺賊何花嶺山城與王大人屯又過者蒲河之役不能小入而小創也何經略前日之疏

尚言即將一十六萬亦不中用又云兵無知賊何將無
知兵何總兵無知將何職亦無知總兵何又云少爲戰
則不成其爲戰也當時日之變何候而壁壘收觀挫衄
生色衆前旨之言以爲証自相矛盾經略之所云轉危
爲安者第以遼瀋尚存耳不知岌岌焉憂遼之危者此
三路初敗兵將未集時事也已坐九邊之精銳竭五方
之物力將敝是求寧止自衛彼遼瀋之外林總生聚者
孰非中國之赤子屯堡相望者孰非
祖宗之封疆如任其剽剿天下有漸逼漸深斗絕孤城
而能晏然無恙之理乎今遼瀋幸存急作改觀尚可
收拾故煌煌計之如必遼濟既失而後議經略之功罪
亦太晚矣嗟嗟蒜个對頭久之而鬪向道臣之語一噱
而其也見于遺司農之書安得賈捐之棄朱崖之議曾
明示于後來之願經略之不欲終任遂事此念素矣遼
疏請告餘畏不果令旨得去大慰本懷紛紛籲挶如耿
耿不平之甚者此不欲效倒英雄架子耳如果有赤胆
之思可明報　國之心未遂須鞠躬盡瘁以觀成功者
何不思其疏力請曰臣不敢負　國重恩今布置經營大
有成績雖人民殺擄不可更生而疆土淪沒者不難恢
復伏願如漢班定遠彼丐之後請留單師一年以成西

成之功再不效臣之罪則皆可不勤轉閩諸臣且爲推諉此大英爭之所爲也何前不出于此而徒狂呼怒罵爲事乎至經略所以經營者謂聯一日了遼陽之事則戰中兵馬除役防兒謂川今另撥其已經廣寧過盆者免點外三萬餘職與四道三萬一日並點以防搶浙虛點之弊此與各道臣議定而行者也又謂職海上定令則奉委爲登運道底雪志最一往周覽此道臣請出而行者也又謂職中軍才官等指騎閱視夫往來遼塞風塵不得不用此輩既用此輩如在今日視必有此番裝點第先時申防賭鞠禁約甚客爲各道并查盤官蹄查訪參看法外之入使誠有之則當日明正其罪與遼陽之跂孤桂鼠竊天生殺予孝之柄者罰伏乞斧鑕以懸三軍將士之心豈非快事何至今日始怒于室而色于市乎又職行至廣寧時經畧以二十金犒從者且致書云從者奔走辛苦此與決不可緊職受而給之爾視之蔑尋自上剎之且前見費而後議誅此亦愛憎之至變也始職初至遼陽經略賦詩相送逾日職亦詩酬之中二語云辟心係望謝安石千帳傳呼郭令公勳業相期貴由衷念令以議論相左大非初心且職已出爲短非慷慨論列之日也故不其

疏而

謹覆

遼東經畧熊廷弼奏

旨解任回籍聽勘兵部勘議定奪仍料理候代具缺令

部即會推